



姐妹物语

[美]马凯琳 著
余彬 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姐妹物语

〔美〕马凯琳 著
余彬 译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姐妹物语 / 马凯琳著; 余彬译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411-4685-5

I. ①姐… II. ①马… ②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25879号

本书是马凯琳(Karen Ma)英文原著 *Excess Baggage* 的中译本。英文版于2013年由美国出版商 China Books 出版。

JIEMEI WUYU

姐妹物语

[美]马凯琳 著
余彬 译

责任编辑 奉学勤
封面设计 叶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海
责任印制 喻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11.25 字 数 270千
版 次 2017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685-5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目录

引子 — 001

Part 1 东京 — 009

Part 2 大连 — 193

Part 3 西雅图 — 307

鸣谢 — 352

引子

1962年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，北京，一栋陈旧的楼房。靠近楼梯口的过道里，陈燕独自一人坐在小板凳上，用力地搓揉着一件脏衣服，她的身边，放着一大桶水。外面的阳光很好，好得都有点刺眼了，她要赶紧把衣服洗出来，晾出去。这栋楼房面积不大，上下两层，只住了两户人家。陈燕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刚会走路的儿子，住在楼下。楼上还有两个房间，住着李先生一家。

“妈，我要上楼找姗姗玩，一会儿就下来……”珮吟从陈燕的眼前闪过，她穿了一件鲜红的褂子，笑嘻嘻地抓住了楼梯扶手，往楼上跑，两根细溜溜的小辫子在脑袋后面甩啊甩。珮吟是陈燕的大女儿，再过一个星期就八岁了。这天放学早，还没到三点，珮吟就回家了。每天放学后，珮吟都会上楼和姗姗一起做作业，姗姗和她一般大，两个小女孩要好得很。

“等一等。”陈燕叫住了她，“妈有事要跟你说。”陈燕的语气里，有一种让珮吟觉得陌生的东西，她不由得止住了脚步，回头看着妈妈。可陈燕又犹豫起来，好像不知道怎样向女儿开口。

沉吟了一会儿，陈燕双手在衣襟上擦了擦，伸进裤袋里，掏啊掏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头。“是，是你爸爸……”陈燕低着头，回避着女儿的目光，“你爸爸发来电报说，那个计划，有

点变化，你们三个孩子，不能一起去香港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珮吟瞪大了眼睛，警觉地看着妈妈。

“因为……”陈燕吃力地咽了一下口水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

珮吟惊恐不安的样子，让陈燕的心揪成了一团。在珮吟的眼睛里看到慌张和失望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。生活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年代，谁也躲不过一次又一次的折磨和煎熬。可是，在张家的三个孩子中，显然是珮吟吃的苦头最多，偏偏这个老大又是陈燕最疼爱的。

就在两年多前，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。悲剧性的“大跃进”运动，埋下了遍地焦土和粮食匮乏的恶果。

从1959年的春天开始，饥荒开始蔓延加深。几乎在一夜之间，所有的食品都要限量供应了，大米、玉米面、麦子、菜油、盐，当然还有肉类，都变成了稀罕物。一开始，城市居民还能享受配给供应的肉菜大米，可是，没过几个月，连这也没了，时不时地需要去黑市搞点吃的。到最后，连玉米面和麦子都紧缺了，每人每天的额度少到可怜。荤腥更是难得闻到，这个五口之家，每个月只有一斤肉的配给，肉也是瘦精精的，一点点肥肉都被陈燕小心翼翼地刮下来，熬成油，做菜时小勺挑一点，这顿就算是有油水了。

那时珮吟已经五六岁了，她的肚子总是饿着。美吟和大卫晚出生了四五年，对饥饿的印象就没有姐姐那么深刻。还没上学的珮吟，每天只能吃上一碗玉米粥和一个窝窝头，她最常问妈妈的问题就是：“妈，我好饿，下顿饭什么时候吃？”仰着头盯着妈妈时，眼眶里泪水打着转。有时候，饿极了，她就缠着妈妈讨肉吃，明知道没用，还是会一次次地哀求妈妈。她的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，实在太糟心了，但是她不知道怎样形容这种掏心挖肺

的饥饿感，只说再不吃点肉，肚子会变成个洞洞了。陈燕记得，面对女儿的呜咽，她只能抱紧了珮吟细小的身体，强忍着泪水安慰她：“孩子，去睡吧。睡着了就不饿了啊，听话！”

到了1961年的冬天，日子更是变得格外的艰难，空气中弥漫着饥饿和死亡的味道。听人说，老家东北那边的乡村，饥荒最严重，饥肠辘辘的乡民们什么都吃，蛇、老鼠还有蚂蚱，统统都成了美味。饿死人的消息，已经听了很多，而这一年，这种令人心惊的噩耗尤其多。很多人是活活饿死的，也有人是饥不择食中毒死的，还有些人偷了粮食，一通胡吃海塞给撑死了。那些老弱病残的，最难挨得过去，即使是健康的人，也活得很煎熬。好些人全身浮肿，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。走在街上，陈燕就常常看见这样的病人，让她对自己和孩子们的前景充满忧虑。大多数的时间，她和孩子们就待在家里不出去，尽可能保存体力。

后来，陈燕把工作辞了，在家带孩子。这个五口之家，就靠着她的爱人张逸文的一份公务员工资过日子。后来，政府部门精简人员，张逸文的工作也丢了。一家子的生计实在让他犯愁，还好他头脑活络，也不知从哪儿听来，说是到了香港就有活路，于是他就跑到派出所去排队，申请出境许可证。可是想往香港跑的人实在太多了，到后来，已经根本拿不到许可证了。几经周折，通过一位南方朋友的介绍，张逸文搭上了一位在香港有些门路的生意人，生意人答应帮他偷渡过去。终于，有一天，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张逸文和几位朋友一起，成功地偷渡到了香港——这个传说中遍地是金子的东方之珠。到香港后，张逸文很快找到了一份活计，在一间小公寓里住了下来，算是在香港站住了脚。他是幸运的，后来，越来越多的难民拥进香港，偷渡客大半被抓住，遣回大陆。

1962年初春，张逸文来信说，这阵子香港移民局政策放宽了些，是一家人移居香港的大好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他叮嘱陈燕准备好移民的手续，他会在罗湖等待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陈燕兴奋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，牵肠挂肚的分离终于结束，一家人马上可以团圆了，而且，还是团圆在人人羡慕的香港。可是，好日子眼看着就要来了，出发前的一周，她毫无防备地接到了张逸文的一封电报，电报的内容很简略：只允许带两孩，留一个给姥姥。原来，张逸文去移民局申请，却意外地得知，为了控制入境的人数，香港移民局严格执行新规则，一个家庭不允许同时带入三个孩子。

接到电报，陈燕愣住了。三个孩子中要留下一个，留哪个好呢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这不是为难她吗？因为这个消息，她躲在被子里哭了一整夜，天亮了，还没做出痛苦的选择。大卫是必须带上的，他还小，可是，两个女儿该留下谁？她想来想去，又折腾了两天，还是没法做出决定，脑子都快要炸开了。最后，她跑到邮局，花血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到老家大连，找她妈妈和弟弟陈锋商量。

其实，决定并不难做，需要有人帮她一起下决心，才是真的。美吟才四岁，正是淘气的时候，留下来是一个麻烦。珮吟是老大，很懂事，而且已经上学了，不会让姥姥太吃力。再说了，一个八岁的乖巧孩子，没准还能帮老人做点家务呢，要留就留下她吧，就这样定了下来。挂电话前，陈燕轻松地对妈妈说，珮吟不会在大连住多久的，过一两年，她就会回来接走女儿的。

做出决定后，陈燕如释重负，可是，一回到家面对孩子，她的心又沉了下去。她让这个决定默默地自己的心里发酵，没有马上告诉珮吟。难受了两天后，她还是想不好该怎样跟珮吟开

口，想到女儿就要被孤零零地留下来，她是既内疚又伤心。珮吟是她最疼爱的孩子，在这一点上，陈燕知道自己很偏心，但这种偏心是藏在心里的。在很大程度上，是珮吟挽救了她的婚姻，成了维系她和张逸文之间的一根纽带。当初，她跟张逸文是家里给撮合的，张逸文是个大学生，想法挺多。从一开始，他就对陈燕挺冷漠的，结婚后还是没啥感情。不久，他竟然扔下陈燕，离家出走了，以此来抗议家里给他安排的这段婚姻。

那时候，抗战早已结束，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，她守在张家，相继埋葬了他老去病死的父母。七年后，陈燕在北京找到了他。那是在1953年，她记得很清楚，就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前一年。她发现她的丈夫更消瘦了，但精神却很好，陈燕觉得他倒是比以前更有男子汉气概了。这一次，他没有拒陈燕于千里之外，也许是因为离开七年，没给家里捎一句话，心里毕竟内疚吧。尤其是当陈燕告诉他父母亲都已经离世时，他的脸上闪过了悲伤和惭愧。他让陈燕留在北京，两人这才开始了像模像样的家庭生活。一年后，珮吟出生了。那是陈燕人生中最甜美的一段日子，逸文的一颗心都融化在了女儿身上，夫妻俩感情上的缺失，因为女儿的诞生，都加倍地弥补回来了。

所以，在陈燕眼里，珮吟和另外两个孩子是不一样的，对她有说不出的疼爱。可是，眼下的处境，逼得她再不忍心也得割舍。而且，把珮吟留下，交给姥姥和舅舅，是这个家庭唯一的选择。照着张逸文的意思，陈燕必须在三天后的星期五把两个年幼的孩子带到香港。陈燕担心到时候珮吟会在火车站大哭大闹，缠着他们不让走，她只好硬着心肠，在珮吟面前闭口不提动身的日子。她事先和陈锋商量好，让陈锋去学校接珮吟回家，自己带上两个孩子，早点出门去火车站。这样算计不到八岁的女儿，陈燕

的心里，说不出的羞愧，可这是为了这个家庭，她拼命地安慰自己，但心情依然阴郁极了。

现在，陈燕躲避着珮吟受伤的眼神，简直无法想象如何面对最后一刻的来临。她害怕自己一动摇，就不去香港了，或者，心肠一软，把珮吟也一起带上。可是，这样一来张逸文的计划就化成泡影，他们这个家，恐怕也就没有出头之日了。

是的，这对珮吟很不公平，可陈燕别无选择。当然，在她的内心深处，还藏着一个念头，尽管珮吟会遭点罪，但不会很久的，顶多也就一两年。她告诉自己，这样做是为了一家人的幸福，这是一条逃离饥荒的活路。而且，这样的机会不容错过，为了三个孩子的未来，她必须这样做。

“妈，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去香港？”珮吟从楼梯上下来，走到楼梯口，站在妈妈身边，小手抓住了妈妈的衣角，“妈，你说好带我们一起去。”珮吟的眉头皱着，脸上流露着和年龄不相称的忧虑。

“宝贝，”陈燕艰难地挑选着字眼，“不是妈不愿意把你们三个都带出去，可是，香港移民局有规定，一次只能带两个孩子。”陈燕稍停了一下，接着，她用最温和的语气说：“孩子，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她想把女儿受到的刺激降到最低限度。

“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”

陈燕试图向女儿解释，但她心里也很明白，这些事儿，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怎么会理解，可是，她却要去承受大人世界带给她的不幸。陈燕一阵伤心，嗓子眼有点发紧，她索性心一横，抬头望着女儿说：“珮吟，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乖乖地跟着姥姥和小舅住，一年后我一定回来接你。”

“不行，为什么把我留下，为什么不留美吟呢？你偏心，你偏心！”珮吟大声嚷嚷起来，跺着脚，小脸蛋通红。这孩子是被

宠惯了的，这下子突然觉得被抛弃了，急得放声大哭起来。

这个结果，陈燕早就料到了，她心里惭愧，没法把大人的考虑解释给年幼的孩子。她紧紧地搂住了珮吟，说：“不哭不哭，那这样吧，我给你和美吟玩抓阄好不好？”珮吟愣了愣，陈燕趁机把她哄进了房间。房间里，美吟和大卫坐在地板上，正在起劲地玩弹珠呢，陈燕对两个女孩说：“听好了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？我手心里有两张纸头，一张是白纸，一张上面有个圈圈，你们谁抓到了有圈圈的纸头，就要留下来，懂了吗？”美吟头也不抬地在玩弹珠，她完全不知道妈妈在说什么。

陈燕把事先准备好的纸条攥进了手心，这个破主意也是她出于无奈才想到的，她知道珮吟是个讲道理的孩子，用了这一招，珮吟就不会大哭大闹了。她也知道，如果先让珮吟打开纸条的话，肯定不会想到去看妹妹的纸条。两张纸条上，陈燕都画了个红圈圈。

果然，珮吟并没觉察到自己是被妈妈给骗了，但这个结果让她又急又气，伤心得泪流不止。陈燕在心里骂着自己，又心疼女儿，带上她去了百货公司，买了一双珮吟喜欢了很久的布鞋，这才止住了她的泪水。年幼的珮吟，根本无法预知这个游戏给她带来怎样的厄运。而当时三十四岁的陈燕，也万万没有想到，纸头上的这个红圈圈，竟然套了她心爱的大女儿一辈子。是的，看起来，是那个夏天午后那个简单的游戏，决定了珮吟的命运，而她，却一手制造了女儿漫长的流浪。当年的这个决定，让陈燕的余生在后悔中度过，但是，一切都无法挽回。

Part 1

东京

第一章

一开始，那声音很轻，很轻，几乎听不见，悄悄地钻进了她的意识之中，慢慢地长大。挥挥手，想把那个恼人的声音赶走，身体在半空中沉浮，时而清醒，时而迷糊，她挣扎着，保持着平衡。但是，那个声音赶不走，反而越来越响，最后，响得连墙壁都颤动起来，她猛地坐了起来。窗外，警车呼啸而过，房间里一片黑暗，有那么一会儿，她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。渐渐地，她的眼睛适应了黑暗，看到了自己身上盖着的厚厚的被子，还有身下的榻榻米，她一下子清醒了过来。

抱膝坐在那里，警车过后，四周落入格外的沉寂，夜色又包围了她。这是一个小小的日式房间，两侧是滑动拉阖门，对着小阳台，是一扇沉重的玻璃移门。木质天花板很低，借着外面时不时打进来的灯光，都能看得清木板上的纹路。来到东京已经十天了，但她还是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离开了中国。

拉阖门断开的隔壁房间，住着她的母亲，她能听到母亲均匀的呼吸声。现在，在这个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廉价家具的逼仄小公寓里，她和母亲又住到了同一个屋顶下。她睡的这个房间，是公寓里唯一的一间卧室，她来了之后，就占据了这间卧室，母亲搬到厅里睡去了。

来到东京之前，珮吟一门心思想的就是离开中国，等了那么

多年，离开中国成了她的心结。可是，到了日本以后，她才发现，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并不自在。她觉得母亲对她一点都不了解，这让她很沮丧，动不动就会发火。前一天晚上，母女俩就大吵了一场，起因是陈燕给她做了一碗鱼煨面，上面撒了葱花。

“我不喜欢吃面，尤其不喜欢吃鱼！”珮吟看了一眼，就嫌恶地把那碗面推到了一边，转身气鼓鼓地打开了冰箱，翻找半天，终于翻出了一个便利店里买来的饭团。“我讨厌面食，我喜欢米饭。”珮吟像发表声明一样地又吼了一句，接着，把饭团的包装纸剥了个精光，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。让她恼火的是，母亲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动不动就把她当作那个当年被丢下的小女孩。更可气的是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这个女儿，她怎么就不来问问她想吃点什么，想玩什么？最起码，也该多花点时间和她聊聊天吧。可是，没有，母亲就是自以为是地替她做主，烧那些她不爱吃的饭菜。

“哟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米饭，不喜欢吃面的？”正在洗碗的陈燕，听到珮吟的话，不禁把脸转了过来，不认识一样地看着女儿说：“你以前可爱吃鱼了，面条么，是你最喜欢的。”“妈，那都是什么陈芝麻烂谷子啊！”珮吟不耐烦地叫了起来，“你想一想，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？这三十年来，你对我不管不问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，又讨厌什么呢？”

被女儿一抢白，陈燕噎住了，张了张口，话却接不上。过了阵子，才幽幽地说：“我好心好意给你做面，怕你放学回家肚子饿。”陈燕皱了眉头继续说：“可你一点也不领情，还说上这么一大堆，也太没良心了吧。”珮吟听了，什么也没说，沉下脸，别过头去继续啃饭团。

“珮吟？我在说话呢，你听见了没有？”看看女儿无动于衷的

样子，陈燕有点恼火，朝珮吟走了过来，“你怎么啦？你心里有气，就说出来嘛，说啊，你到底在生什么气？”珮吟起身，漠然地绕开陈燕，走到冰箱前，一把拉开冰箱门。她伸手拿了一罐大麦茶，打开，喝了一大口。才转过身，冷冷地盯着陈燕说：“难道，我没理由生你的气吗？”

“你是说把你留在大连吗？是不是？孩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何尝不想啊，可我没办法啊。可当时的中国，正在搞运动，谁都出不来……”

“又来了，”没等陈燕说完，珮吟就打断了她的话，“你别老拿‘文化大革命’做挡箭牌，这都什么年代啦？‘文革’早就结束了，现在都九十年代了。”

“那你也得讲讲道理啊，我八〇年不是回去找过你吗，那时候可是想好了要带你出来的。可你那时候呢，结了婚，还有了两个孩子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我可能把你一家大小都带出来吗？”陈燕越说越激动，声音不由得高了起来，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妈在外糊口不容易，日本的物价这么高，我靠着做清洁工，拿那么一点点薪水维持生计，如果一下子多出来四张嘴，我能喂得饱吗？”

珮吟听了，沉默了很久，之后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对你来说，我永远是一个包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那时候去香港，你说不能把我们三个孩子都带走，是因为香港有规定，一家只能带两个孩子。这几年来，我想明白了，这都是借口。真正的理由，是钱。我说得没错吧？”珮吟说着说着，声音都变得刺耳了：“姗姗妈都跟我说了，你们之所以把我像个破布包一样地扔下，是因为你和爸爸担心香港生活费用高，供养不起三个孩子。这才是真正的理由，对吗？”